

郑风漫笔

读《人生点悟》的点悟

郑敬业

捧起《人生点悟》(大象出版社 一夫著),久久凝视着素雅简洁的封面,我恍然听到一种心平气静、声音和缓的低语;如果你此刻心情浮躁,请不要打开此书。作者极具个性、惜墨如金的自序,不仅使我心为之震动,由衷的敬意也油然而生。

多年以来,我对书籍的序言越来越漠然。我认为,如果一本书有一万个读者,就有一万种不同的解读,远远超出作者想要表达、能够表达的疆界。即便是自序,任你再清楚自己作品的灵魂所在,那也只能指给读者找到灵魂的一种路径。至于他序,我更不以为为了:不管是“高屋建瓴”的名字,还是能“提纲挈领”的权威,再火眼金睛,那也只是个人独见。而太多吹死牛不偿命的所谓“序言”,更令人恶而远之。在王婆卖瓜之风横扫文场的时节,这样的自序实在罕见——

“积数十年之体验,余于人生略有感悟。不揣浅陋,敬奉读者,诚望明教。”反复品味这文格人格熔铸的自序,一个坦诚谦逊、心胸广达的思想者的形象,在短短27个字中挺立起来。这本充满格言色彩的文集,浓缩了一个人几十年的人生经验和思想精华。他用幽默智慧、简洁如诗的语言,抒发了自己对人世大哲、道德理想、励志立业、做人处世、读书求知、文化艺术、生命意义、社会理想的思考、判断和追求。读《人生点悟》,让我想起尼采的声音:“我要用一句话说出别人用整本书才能表达出或者未表达出的思想。”

我不知道作者在写作这本书时是否也有尼采那样的追求,但不论是用心栽花,还是无心插柳,那些大彻大悟后的心田里长出的哲思之花,定然会在读者心中长久绽放。

“只要天塌不下来,就没有什么可怕;即使天塌下来了,也就更没有什么可怕的。”“生得偶然或是偶然,欣然而然,全不由己;但力争活得坦然,死得安然,却全在自己。”

把复杂深奥的道理,丰富多彩的人生体验,深刻独到的思考用简洁的话语表达出来,不仅是表达技巧,更是表达智慧。

人生价值、社会文明,是作者最关注思考领域——

“只有自立,才能助人;只有助人,才能自信;只有自信,才能自强;只有自强,才能立世。”

“国民教育要强化学习意识、健身意识、责任意识、诚信意识、公德意识、民主意识、法治意识与创新意识。”

在特殊的历史语境中,对常识的言说,不仅是必要的、稀缺的、可贵的,也是非常可敬的。在很多时候,说出常识,坚守常识,不但要有直面现实的勇气,还要担当精神。

“专制走向民主,人治走向法治,愚昧走向科学,野蛮走向文明,无序走向有序,这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

“人性、人格、人道、人权得到充分尊重并能够相互协调的社会,才是一个真正成熟的文明社会。”

“对弱势群体关怀的程度,标志着一个社会文明发展的高度。”

“对这句话,我有很强的共鸣:摩天大楼不能标志一个社会的文明高度,有多少耳朵在倾听穷人的叹息声,更能衡量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

内容严肃、思想性强的书,很难摆脱冷硬枯燥的说教。幽默凝练、优美灵性的文字,使读者在轻松愉悦中领悟重大人生问题,这要比摆出真理教练的派头,更容易被读者接受。同样是一碗精神“醒神汤”,用青花瓷碗端给读者自己喝,与作者对读者“鼻饲”式灌输,效果天差地别。

“因为无知才妄说,因为低能才逞能。”

“没有时间学习的人,是有时间作难,有时间出错的;没有时间锻炼的人,是有时间生病,有时间提早故去的。”

“每人每天,或主动或被动,或自觉或不自觉,都会分别得到三种不同的结果:或平安,或伤病,或死亡。”

的确,无人能确定,早晨起来,迎接的是不是此生最后一轮朝阳;仰望夜空时,是不是与群星的最后一次对视。正因为人生无常,我们更应该把想要付出的爱与赠与、还债或道歉,尽可能早一天、早一分钟送达。

作者的“点悟”,化繁为简、点石成金、举重若轻。看似一点就破的迷津,一捅就破的窗纸,却是大彻大悟的“一点”,大智慧慧的“一捅”。高度凝练的语言极有张力,寥寥数字,或只言片语,就能道出思想的精髓,飞架起智慧的彩虹,亮出深邃的宝刀,闪射出顿悟的灵光。

我对《人生点悟》的理解也许有失偏颇。我认为:全书中颇见思维奇崛、思想光辉,作者文化人格的文字,是那

“知识就是力量”——他把这辆真理的独轮车变成了双轮车——

“知识与能力只有得以运用才会产生力量。”

“朽木不可雕”——他也认为不必遗憾——

“朽木虽不可雕,却可沤作肥料。物有所短,亦有所长。只要物得其所,物尽其用就好。”

“玉不琢不成器”——在一夫先生的理性天平上,玉经琢成器,但质与工的价值,并非非斤对八两——

“玉不琢不成器,说的是琢的重要。玉经过琢才能成器,但毕竟还是先要有玉。选材很重要,是基础,是前提。选不好材,怎么琢也成不了器,尤其成不了大器。”

《人生点悟》不仅给我打开一扇新的认识之门,也给心灵带来温馨—— “我们不能只会怀念美好,享受美好,留恋美好,期盼美好,更重要的是要学会创造美好,奉献美好。”

在雪菜光辉诗意的人生中,被世人广为传颂的,只有十个字:“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这句名言,像报晓的雄鸡,报春的燕子,使人间多少在苦难与黑暗、饥饿与寒冷中挣扎的人,获得力量,战胜绝望,坚定地走向朝阳,拥抱希望。

我想,只要《人生点悟》的读者能记住这一句话——“求真求善求美,坦白清白明白”,作者一夫先生就可以告慰平生。

“生活就是麻烦,就是困难;工作就是麻烦,就是困难。”

“性格决定命运”——这个名言,地球人都知道。他却不再服膺这一“决定”—— “生活就是麻烦,就是困难;工作就是麻烦,就是困难。”

在很大程度,上命运就是‘自作自受’、‘自食其果’。当然,这个‘受’可能是好受也可能是难受,这个‘果’可能是甜果也可能是苦果。”

刘易阳不说话了,他用嘴堵住了我的嘴,我张牙虎齿咬了他,可他仍然没有放开我。他的吻让我渐渐失去力气,失去意志。八年的光阴在我眼前如幻灯片般轮转,高中时代的校服,大学时代的电影票,第一张合影,第一张拥抱,第一次侃侃而谈的共同的未来,谈完了绽放出的期待的微笑,第一套西装,第一笔工资,曾经的上海,曾经的惊喜与缠绵,医院的红验孕单,还有遍布玫瑰的玫瑰园,红艳艳的结婚证,因为隔墙有耳所以不敢放肆的洞房花烛夜,孕期的百依百顺,产房中的奋战,产房外的煎熬,锦锦的第一声啼哭,还有我们三人紧紧相握的手,这种种种,仿佛配上丁曼沙的音乐,在我的眼前缓缓流淌。

“走吧,我们下楼找锦锦去。”我用力揉了揉刘易阳的手。刘易阳反握住我的手,带着我往楼下走。我在阴暗而陈旧的楼梯间盘旋,恍惚以为这栋危楼就是我的家,不为别的,只为这才会刘易阳正紧紧靠在我的身边。“四海为家。”我呢喃出这四个字来。“什么?”刘易阳站定下来。“房子不是家,你才是家。”我站在比刘易阳高一阶的台阶上,与他相望。刘易阳呆若木鸡的状态维持了四秒,随后,他将我打横抱离了地面,吻了我一嗓子后,向楼下奔去。我把脸埋在他的肩窝,心说他要是左脚踩空,说不定还真能抱我磕头了。不过无所谓了,过去的终究会过去,未来也终究会到来。

特蕾西对我请调回北京的要求虽有意外,却也并没有为难我。刘易阳先回北京了,毕竟我还得在上海交接交接工作,不能说走就走了。他走之前,我偷偷偷偷着他的胳膊跟他说:“放心吧,我肯定天天催着他娶你。”刘易阳受了我的影响,直戳我妈的软肋:“谢谢您,这样您也能早日住上跃层了。”我在一边听得偷笑不止。

等我带着妈妈和女儿到了北京时,刘易阳和我婆婆一块儿在机场现身。我妈妈迎上前去:“亲家,您怎么来了,佳佳这个小辈儿,怎么让您来接啊。”我心说我妈是成心的吧,任谁都知道我婆婆那是来接锦锦这个小小辈儿的。

“阳阳是不让我来的,说什么我来了就当电灯泡,我就说,那我来陪亲家您吧,让他们一家三口团圆去。”个月月不见,我婆婆倒也学会了语言的艺术。

结果未了,锦锦还是到了我婆婆

手上。她老人家也顾不得矜持了,在锦锦的脸上脖子上逮着我亲哪儿。可锦锦已不是当年的锦锦,在这段时日的成长中,学什么不好,偏偏学会了认生,冷不丁冒出来一个已眼生的老太太,对着她大肆占便宜,她除了哭,就只剩下朝着她妈和她姥姥的方向苦苦求救了。

她姥姥手疾眼快,救下锦锦,三两下安抚完毕,而我婆婆则站在一边直发怔。我上前调和:“锦锦,怎么不认识奶奶了?你小时候是谁抱着你睡觉啊?是谁给你擦屎擦尿啊?你怎么翻脸不认人了?小白眼狼。”终于,锦锦在我的提醒下,恍然大悟,给了我婆婆一个吐舌头的憨笑。

锦锦在奶妈和姥姥的簇拥下走在前面,而我和刘易阳则手挽着手走在后面。

“你竟然跟锦锦说‘小时候’,好像她这会儿长大了似的。”刘易阳笑得开怀。

“时间还不久吗?你不在我身边,我度日如年。”我最佳佳倩的这张嘴,可是能颠倒乾坤。就在我和刘易阳和谐融洽之时,我们身前的两位老太太却因为锦锦今晚的去处产生了争执。她们双方各执一词,奶奶说这么久没见锦锦了,今晚一定要让她睡在刘家,以慰相思之苦,何况,刘家还有一个二老正在望眼欲穿。而姥姥则说,锦锦跟她住惯了,若是这么硬生生拆散,那一老一小必将双双撕心裂肺。

最后,由我最佳佳倩主持公道,帮我妈:“刘家三老的份量,必定是重于您跟我爸啊。您放心吧,有我在这,锦锦必安然入眠。再说了,您这么久没见过我爸了,还不得得好多事儿得跟他絮叨絮叨啊。”我灵机一动,又附加一句:“再再再说了,您这眼瞅着就该装修新房了,好好歇歇吧,有锦锦在,您睡不好。”而我妈,就在这最后一句的点按下,喜笑颜开了点。

到了刘家楼下,我一眼就逮着我公公了。他正急匆匆往楼里钻,我也来了,佳佳这个小辈儿,怎么让您来接啊。”我心说我妈是成心的吧,任谁都知道我婆婆那是来接锦锦这个小小辈儿的。

“阳阳是不让我来的,说什么我来了就当电灯泡,我就说,那我来陪亲家您吧,让他们一家三口团圆去。”个月月不见,我婆婆倒也学会了语言的艺术。

结果未了,锦锦还是到了我婆婆

手上。她老人家也顾不得矜持了,在锦锦的脸上脖子上逮着我亲哪儿。可锦锦已不是当年的锦锦,在这段时日的成长中,学什么不好,偏偏学会了认生,冷不丁冒出来一个已眼生的老太太,对着她大肆占便宜,她除了哭,就只剩下朝着她妈和她姥姥的方向苦苦求救了。

她姥姥手疾眼快,救下锦锦,三两下安抚完毕,而我婆婆则站在一边直发怔。我上前调和:“锦锦,怎么不认识奶奶了?你小时候是谁抱着你睡觉啊?是谁给你擦屎擦尿啊?你怎么翻脸不认人了?小白眼狼。”终于,锦锦在我的提醒下,恍然大悟,给了我婆婆一个吐舌头的憨笑。

锦锦在奶妈和姥姥的簇拥下走在前面,而我和刘易阳则手挽着手走在后面。

“你竟然跟锦锦说‘小时候’,好像她这会儿长大了似的。”刘易阳笑得开怀。

“时间还不久吗?你不在我身边,我度日如年。”我最佳佳倩的这张嘴,可是能颠倒乾坤。就在我和刘易阳和谐融洽之时,我们身前的两位老太太却因为锦锦今晚的去处产生了争执。她们双方各执一词,奶奶说这么久没见锦锦了,今晚一定要让她睡在刘家,以慰相思之苦,何况,刘家还有一个二老正在望眼欲穿。而姥姥则说,锦锦跟她住惯了,若是这么硬生生拆散,那一老一小必将双双撕心裂肺。

最后,由我最佳佳倩主持公道,帮我妈:“刘家三老的份量,必定是重于您跟我爸啊。您放心吧,有我在这,锦锦必安然入眠。再说了,您这么久没见过我爸了,还不得得好多事儿得跟他絮叨絮叨啊。”我灵机一动,又附加一句:“再再再说了,您这眼瞅着就该装修新房了,好好歇歇吧,有锦锦在,您睡不好。”而我妈,就在这最后一句的点按下,喜笑颜开了点。

到了刘家楼下,我一眼就逮着我公公了。他正急匆匆往楼里钻,我也来了,佳佳这个小辈儿,怎么让您来接啊。”我心说我妈是成心的吧,任谁都知道我婆婆那是来接锦锦这个小小辈儿的。

“阳阳是不让我来的,说什么我来了就当电灯泡,我就说,那我来陪亲家您吧,让他们一家三口团圆去。”个月月不见,我婆婆倒也学会了语言的艺术。

结果未了,锦锦还是到了我婆婆

手上。她老人家也顾不得矜持了,在锦锦的脸上脖子上逮着我亲哪儿。可锦锦已不是当年的锦锦,在这段时日的成长中,学什么不好,偏偏学会了认生,冷不丁冒出来一个已眼生的老太太,对着她大肆占便宜,她除了哭,就只剩下朝着她妈和她姥姥的方向苦苦求救了。

她姥姥手疾眼快,救下锦锦,三两下安抚完毕,而我婆婆则站在一边直发怔。我上前调和:“锦锦,怎么不认识奶奶了?你小时候是谁抱着你睡觉啊?是谁给你擦屎擦尿啊?你怎么翻脸不认人了?小白眼狼。”终于,锦锦在我的提醒下,恍然大悟,给了我婆婆一个吐舌头的憨笑。

锦锦在奶妈和姥姥的簇拥下走在前面,而我和刘易阳则手挽着手走在后面。

“你竟然跟锦锦说‘小时候’,好像她这会儿长大了似的。”刘易阳笑得开怀。

“时间还不久吗?你不在我身边,我度日如年。”我最佳佳倩的这张嘴,可是能颠倒乾坤。就在我和刘易阳和谐融洽之时,我们身前的两位老太太却因为锦锦今晚的去处产生了争执。她们双方各执一词,奶奶说这么久没见锦锦了,今晚一定要让她睡在刘家,以慰相思之苦,何况,刘家还有一个二老正在望眼欲穿。而姥姥则说,锦锦跟她住惯了,若是这么硬生生拆散,那一老一小必将双双撕心裂肺。

最后,由我最佳佳倩主持公道,帮我妈:“刘家三老的份量,必定是重于您跟我爸啊。您放心吧,有我在这,锦锦必安然入眠。再说了,您这么久没见过我爸了,还不得得好多事儿得跟他絮叨絮叨啊。”我灵机一动,又附加一句:“再再再说了,您这眼瞅着就该装修新房了,好好歇歇吧,有锦锦在,您睡不好。”而我妈,就在这最后一句的点按下,喜笑颜开了点。

到了刘家楼下,我一眼就逮着我公公了。他正急匆匆往楼里钻,我也来了,佳佳这个小辈儿,怎么让您来接啊。”我心说我妈是成心的吧,任谁都知道我婆婆那是来接锦锦这个小小辈儿的。

“阳阳是不让我来的,说什么我来了就当电灯泡,我就说,那我来陪亲家您吧,让他们一家三口团圆去。”个月月不见,我婆婆倒也学会了语言的艺术。

结果未了,锦锦还是到了我婆婆

诗二首

毕学山

无题 超尘若中奇 绝俗一高嵩 凌空看宇宙 静坐沐清风

自白 一世上沧桑去留 清白淡泊复何求 名利锁等闲看 甘为人民做马牛

李建生来就是个奇怪的孩子。在医院刚生下来时,别的婴儿都会哇哇大哭,可李建生却不哭,愣是不哭。无论护士怎么去拍李建生细嫩的小屁股,这孩子,就是不哭。

医院里的医生护士都不由连连摇头,这样的孩子,还是头一遭见呢。

出院后,李父带着李建生去算命,算命先生一问生辰八字,再一摸李建生的手骨,算命先生脸上顿时就失了颜色,手也不住地颤抖起来,连连摇头,说,这孩子命太硬,要克父母的!算命先生还说,除非,是让孩子流汗。

以为只是算命先生随口一说,可在李建生5岁时,李母就突患大病,并很快医治无效而亡。

在李母的葬礼上,尽管有那么多人

郑州地理

巩义桥沟老君庙

王振江 贺宝石

巩义市桥沟村,位于大峪沟镇西约四公里处。村南有老君庙,至今保存完好,是巩义市政府2007年公布的第二批文物保护单位。

桥沟原名梅子坡。古碑文记载其环境优雅。南有龙山,北有旗山,中有李密台、竹林泉等。“且有田可耕,每限人于南北”。有李子汝健者,因

阁建筑的老君庙。

桥沟老君庙为明代三进式结构,坐北向南,依次为戏楼、钟鼓楼、月台、正殿和东西配殿。据碑文记载,明清兴盛时,老君庙有香火地数百亩,殿宇亭榭上百间,道士数十人。其西院还是著名的“草庙山书院”,是本地学子读书习业之地。庙内有各种碑刻近百通。解放后,老君庙成了学校。戏楼、其他房间的损坏,有的被私人占用。到改革开放后,近百通碑刻所剩无

几。另外,修于明代的戏楼,虽不算豪华,却也足具秀雅之气。碑文中赞其“行逸韵绕梁,霞彩共新生并落,倘或振衣起舞,罗袖与画栋齐飞。”由此可见当年人神共乐的盛况。戏楼两侧的石柱上刻一副对联曰:“舞遏行云飞燕,调高白雪阳春。”此对联曾被河南电视台“梨园春”栏目选中。百姓口口相传,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老君庙的知名度。

集了一帮兄弟,还开起了公司,做起了老板。

不过,既然做了混混,免不了也要打架。

打架自然也是有赢有输,有次李建生被一拳打倒在地上,对方的头头黄毛早就知道李建生的来历和他从不流泪克死父母的故事,黄毛对李建生说,只要你流一次泪,我就立马把你放了。

李建生摇了摇头。那可真是是一顿好打。李建生被打得连死的心都有了。可最终,还是没有流下任何一滴泪。

可有一次打架,对李建生来说,真的是灭顶之灾一样。

那次打架,和李建生闯荡多年的兄弟胡子居然被对手活活砍死了,李建生想都没想,就拿刀冲了上去,见人就砍,见人就杀,那真是一场血一样的拼杀啊!

那次的结果是李建生被锁入狱。这一判,就是个死缓。想着遥遥无期的牢狱生涯,李建生依然是没有流泪。李建生只是在庆幸,庆幸自己给兄弟报了仇。

因为表现良好,李建生连续多次得到减刑。坐满二十二年时,李建生就出狱了。

坐上出狱后的公交车,车上人很多,李建生摇摇晃晃就上了车。走下一张座位时,一个10岁左右的孩子主动站了起来,拉李建生去坐,还说,爷爷,你坐。

李建生满疑惑地坐了上去,想,为什么要叫我爷爷,我有那么老吗?透过旁边的车窗,李建生居然隐约看到镜子里的一张面容,两鬓早已斑白,还有一张苍老而又憔悴的脸。这真的是自己吗?

不自觉地,李建生发觉自己忽然泪流满面。

小说

泪流满面

崔立

号啕大哭,可李建生跪倒在李母身边,愣是一滴泪也没落下。参加葬礼的亲友们都说,这孩子,太硬了。

7岁时,李建生和同龄的孩子一起去上了学,却不喜欢读书,常和一些同样不好学习的同学一起到处玩耍。

那时,李父还可以管管,总是在李建生闯出祸后,对他一阵猛打。李建生吃了疼,却从不吭上一声,更不落泪,只是咬紧牙关,任李父打得气喘,打到两眼发红,李父忍不住拍了拍李建生的

好不容易熬过小学,进入初中后,李建生就愈发发了管束了。上学是可去可不去的,即便是早上和李父说再见,李父去学校一看,这孩子还是没去。

一次,李父在李建生再次打架闯祸后,拿了根铁棍子来打,李建生趴在桌子上,整个屁股被打得皮开肉绽。可李建生咬紧牙关,依然不吭一声,也没流下一滴泪。

李父没辙了。真是没辙了。李父问李建生,你到底想做什么?李建生摇了摇头,没说话,目光却依然坚毅。

到李建生15岁那年,一场车祸夺去了李父的生命,也再次印证了李建生的命硬。

在李父的葬礼上,李建生依然没落下一滴泪。

李父死后,李建生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学也就不上了,早早混入了社会。

还别说,李建生倒也有些江湖才华,到20岁时,李建生居然成了这个城市小有名气的混混头目。不仅手下纠



秋色正浓(国画) 吉鹏



暖冬(国画) 吴敏友

连载

路是无路。下午,我跟着教练从一号营地爬到了二号营地,可是就是这区区500米,我竟然走了6个小时,难以想象。我只感觉每一步都走得很困难,每一步走下来都要喘半天。

到了营地,我几乎是爬进了帐篷,结果听到旁边有个女声,吓了一跳,我的天,还有女队员爬上来了,真厉害。于是,我睡中间,教练和那个女队员各睡一边。我喝了一口水,很快睡着了,那一刻所有的疲惫席卷而来,我就好像失去了知觉一样。这个晚上睡得比较好。

到了10月6日凌晨1点,我被热醒了,我还以为自己发烧了,原来是教练把所有衣服都盖在了我身上,我心里顿时感激万分。我一件一件把它们都脱下来后,也睡不着了,开始煮东西吃。可是,没过多久,我的肚子又闹腾起来。我记得那时已经零下20多度了,四周的雪都结冰了。于是,我慢慢地爬出去,慢慢地爬回来,花了差不多有20分钟的时间。什么都可以忍受,就是拉肚子没办法。

我们开始等天亮,凌晨4点,天还是黑的。教练说:“大家起来,吃点东西,然后带点水,准备登顶了。”一片慌乱,大家忙到5:30,教练说:“必须出发了,不然的话,下山的时间不够,走吧!”我们就开始摸黑走了。